



文汇名著译著

诸神渴了

「法」阿纳托尔·法朗士 著
萧甘 郝运 译



Les dieux ont soif

诸神渴了

[法] 阿纳托尔·法朗士 著

萧甘 郝运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诸神渴了 / (法) 法朗士著; 萧甘, 郝运译. —上海: 文
汇出版社, 2015.7

(文汇名译名著)

ISBN 978-7-5496-1384-7

I. ①诸… II. ①法… ②萧… ③郝… III. ①长篇小
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9292 号

主 编 / 桂国强

执行主编 / 张 衍

○文汇名译名著○

诸神渴了

作 者 / [法] 阿纳托尔·法朗士

译 者 / 萧 甘 郝 运

责任编辑 / 戴 铮

特约编辑 / 徐明中

装帧设计 / 王 翔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上海歆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80千

印 张 / 9.25

书 号 / ISBN 978-7-5496-1384-7

定 价 / 37.00元

序

桂国强

经过编辑团队的不懈努力,汇集了国外优秀文学名著的《文汇名译名著》第一辑十卷本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欣慰之余,不由得想起一位学者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优秀的文学是全人类的。”确实,作为一家为诸多读者所喜爱的出版社,我们理应将各个时期、各个国家和民族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奉献给中国的读者,共享人类的精神财富。

我们之所以将丛书定名为《文汇名译名著》,在很大程度上是藉以表达我们对那些为翻译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翻译家由衷的敬意。我们认为,要让中国读者最精准地读懂、理解一部外国名著,尽享名著中精彩的情节、场景描写、优美意境……如果没有翻译家高超的翻译水准和忘我的工作状态,那无疑是不可思议的。屈指数来,在中国,举凡在读者中影响巨大、脍炙人口的外国文学名著,几乎每一部都倾注着翻译家们的汗水与智慧!

《文汇名译名著》丛书是一个开放的系列,我们将不定期、规模化地推出由我国著名翻译家翻译的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各种语言、各个国家的文学名著,适时奉献给读者。在策划、组稿、编辑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翻译家及其家属的热情指导与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是为序。

(作者为中国出版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编审,本丛书主编)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画家，大卫^①的学生，新桥区（以前的亨利四世区）的委员，一大早就赶到从前的巴拿巴会^②教堂去了。从一七九〇年五月二十一日起，三年来，那座教堂一直是区的全体大会的会场。教堂屹立在一个又窄又暗的广场上，离法院的大门不远。教堂的正面，是由两种古典的建筑式样拼成的，装饰着倒卷涡式托座和焰瓶饰，给雨打风吹得发了暗，给人手摸得走了样，那些宗教上的标记早已给打掉了，门的上方用黑字写着共和主义者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如不能，毋宁死。”埃瓦里斯特·加默兰走到中殿；那些拱形圆顶，以前

① 大卫（1748—1825）：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拥护革命，并积极参加，曾任公共教育委员会和美术委员会的委员。

② 巴拿巴会：一五三〇年设立于米兰的天主教修会。原名为圣保罗圣会，因设立于圣巴拿巴修道院，所以有巴拿巴会这个通俗的名称。巴拿巴是《圣经》故事人物。据《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载，他是耶稣升天后由教会所选的使徒之一。曾会同保罗参加第一次远行传教。巴黎的巴拿巴会教堂在法院对面的广场上。

听圣保罗圣会的穿着紧袖法衣的教士们唱日课经,如今俯望着戴红自由帽的爱国分子聚在一起选举市行政长官和商讨区里的事情。圣徒像已经全从壁龛里取了下来,换上去的是布鲁图^①、让-雅克^②和勒佩尔蒂埃^③的半身像。祭坛上也搬空了,上面摆着《人权宣言》^④。

就在教堂的这个中殿里,一星期举行两次大会,时间是从下午五点钟到十一点钟。装饰着国旗的讲道坛充当发表演说的讲台。讲台对面,祭坛的右侧有一个普通的木板搭成的台子,那是为出席会议的妇女和小孩搭的,他们人数相当多。这一天早晨,讲道坛下面摆着一张长桌,坐在桌前的是戴红自由帽、穿卡马尼奥拉服^⑤的梯翁维尔广场的木匠,公民大杜邦,监察委员会的十二个委员之一。桌子上摆着一个瓶子,几个玻璃杯,一个文具盒和一份要求国民公会开除二十二个

① 布鲁图(约前85—约前42):古罗马政治家。内战期间追随庞培反对恺撒。旋任山南高卢总督和城市法官。公元前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与人同谋刺杀独裁者恺撒,旨在恢复共和政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尊为共和主义美德的形象。

② 让-雅克:即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他的思想积极影响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③ 勒佩尔蒂埃(1760—1793):法国政治家,一七九〇年制宪会议会议长,国民公会议员,雅各宾派分子,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受刑前夕(1793年1月21日)被刺。

④ 《人权宣言》:全称《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共十七条。它以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理论基础,确认“主权在民”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原则。

⑤ 卡马尼奥拉服:原是意大利卡马尼奥拉地方人民所穿的一种有短下摆,大领子,几排铜纽扣的短上衣的名称。这种上衣初由意大利工人传到法国南方,一七九二年由马赛的革命者传到巴黎,即被热情的革命家所接受。他们除穿这种上衣外,还戴红自由帽,穿大的黑长裤,猩红色的、蓝的、白的或红的背心。

被认为不称职的议员的申请书。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拿起笔来,签了名。

“我早就知道,”那个手艺人兼行政官员说,“你会来写上你的名字,公民加默兰。你是个坚定分子。可是区里的人却不起劲;他们没有勇气。我已经向监察委员会提议,谁不在申请书上签名,就不把公民证发给他。”

“为了清除那些主张联邦主义^①的叛徒,”加默兰说,“我准备用我自己的鲜血来签名。他们指望马拉^②死掉,让他们完蛋吧。”

“把我们毁了的,”大杜邦接着说,“是漠不关心的态度。一个有九百个公民有投票权的区里,出席会议的还不到五十个人。昨天,我们才有二十八个人。”

“那么,”加默兰说,“就该用罚款的办法来强迫公民出席。”

“哦喏!”那木匠眉头一皱,说,“不过,要是他们都来了,爱国分子就会变成少数……公民加默兰,为了所有善良的无套裤汉^③的健康,来干一杯好吗?……”

① 联邦主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主张,他们曾主张把法国变成巴黎和各省的联邦。

② 马拉(1743—1793):杰出的法国革命家,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创办《人民之友》报,故被人民称为“人民之友”。一七九三年五月参与领导和鼓励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统治,建立了雅各宾专政。同年七月十三日,他被与吉伦特派反革命分子有密切联系的夏绿蒂·考黛刺死。

③ 无套裤汉:一译“长裤汉”。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广大革命群众的流行称呼。因穿粗布长裤,有别于穿丝绒短套裤的贵族或资产者,故名。后来成为“爱国者”的同义语。

在教堂的墙壁上，祭坛的左侧，可以看到画着一只黑手，那只手的食指指着通往修道院去的走廊，除了手，还有下面这些字：民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救济委员会。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以前的圣器室的门口，门顶上写着：军事委员会。加默兰推开门，看到委员会的书记正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写东西，那张桌子上堆着书籍、文件、钢锭、子弹和含硝的泥土标本^①。

“喂，公民泰吕贝尔。你好吗？”

“我？……我再好也没有了。”

不管是谁为军事委员会书记福蒂内·泰吕贝尔的身体担心，他总是一字不易地用这句话来回答。他并不是要向他们说明自己的健康状况，而是不让人家把这个问题再谈下去。他今年才二十八岁，可是皮肤已经干枯，头发已经稀疏，颧骨上总是带着病态的红晕，背也驼了。他是银匠沿河街上的一个眼镜商，有一所很老很老的房子。在一七九一年，他为了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执行市政职务上，把那所房子让给了一个老职员。他母亲是个娇媚的女人，在二十岁上就死了。区里有几个老头儿至今还对她念念不忘。她把她那双温柔、俏丽和充满热情的眼睛，苍白的肤色和怕羞的性情都遗传给了他。父亲是个负责替国王配眼镜的光学技师，害的是跟他母亲一样的病，死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福蒂内·泰吕贝尔继承了他的正直和勤勉的个性。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国为了抵抗侵略，需要大量硝石制造弹药，因此号召爱国人民挖掘含硝的泥土。

他没有放下笔：

“你哪，公民，你好吗？”

“很好。有什么新闻没有？”

“没有，没有。你也看得出，这儿一切都很平静。”

“局势怎么样？”

“局势还不跟以前一样。”

局势糟得很。共和国最优秀的军队给封锁在美因兹^①；瓦朗西纳^②给围困，丰特内^③给旺代^④人攻下；里昂^⑤叛变了，塞文山区^⑥暴动了，国境线上毫无防备，西班牙人随时可以长驱直入；三分之二的省份被侵占或者叛变了；巴黎在奥地利人的大炮威胁下既没有钱，又没有面包。

福蒂内·泰吕贝尔平静地写着。公社^⑦作出了决议，命令各区动员一万二千人到旺代去。他正在起草一个关于新桥区，即以前的亨利四世区，应该供给多少兵额和武装的指令。所有的步枪得全部交给那些被征集到前线去的人。区里的国民自卫军将用猎枪和铁矛来作武器。

① 美因兹：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城市。

② 瓦朗西纳：法国北部近比利时的城市。

③ 丰特内：法国西部旺代省城市。

④ 旺代：法国西部滨海的一个省。一七九三年时是法国保王党盘踞的地方。

⑤ 里昂：法国中南部的大城市。

⑥ 塞文山区：法国中部山区。

⑦ 公社：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巴黎的城市自治机构。雅各宾专政时成为革命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后被解散。

加默兰说：“我把那些应该送到卢森堡宫^①去造大炮的钟抄了一份清单，给你带来了。”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虽然一个子儿都没有，还是给列在区里的积极公民的名单上。法律规定只有能够捐出相等于三天工资的钱来的公民才能享受这个特权，有选举权的公民捐出十天工资来才有被选举权。但是新桥区热爱平等，珍惜自己的自治权，认为凡是用自己的钱来买国民自卫军制服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加默兰的情形就是这样。他是区里的积极公民^②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福蒂内·泰吕贝尔放下笔来：

“公民埃瓦里斯特，你上国民公会去一次，请求他们把握地窖的泥地，淘洗泥土和砾石，收集硝石的指示发给我们。光有大炮不行，我们还得有火药。”

一个耳朵上夹着笔，手里拿着文件的小驼子走进了这间以前的圣器室。他是监察委员会的公民包维萨日。

① 卢森堡宫：一六一五年建于巴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改作监狱。

② 一七九一年法国资产阶级的制宪议会所批准的新宪法取消等级的划分。它将法国人民分为两种公民：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凡年满二十五岁，有不动产，不是佣工，并且缴纳等于三天工资的直接税的，叫做积极公民。这些公民享有一切政治权利。但是法国公民大多数属于消极公民，他们和革命以前一样，仍旧没有政治权利。所以宪法并未实行《人权宣言》所给予人民的诺言。它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并且把财富作为不平等的基础。这种差别直到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尼特被捕以后才被取消。

“公民们，”他说，“我们得到了不好的消息：居斯蒂纳^①从兰道^②撤退了。”

“居斯蒂纳是个卖国贼！”加默兰嚷着说。

“他该上断头台，”包维萨日说。

泰吕贝尔像平时一样神色自若，用微微带点喘的嗓音发表意见：

“国民公会不是无缘无故成立一个公安委员会的。它会调查居斯蒂纳的行为。不管他是无能，还是叛国，一定会由一位决心打胜仗的将军来接替他，‘一切都会好起来！’^③”

他翻着一堆文件，用疲倦的眼睛看着：

“为了让我们的士兵可以一心一意、勇气十足地执行任务，必须叫他们知道，他们留在家里的人的生活有保障。公民加默兰，如果你同意这个意见，你和我在下次大会上联名要求救济委员会跟军事委员会一起议定措施来救济家境贫困的军属。”

他笑了笑，哼着：

“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个区里的一个委员会的谦逊的书记，为了保卫处在危急关头的

① 居斯蒂纳(1740—1793)：法国将军，曾率领法兰西共和国军队打了一系列胜仗，但随着革命的深入，表现出背叛性的消极态度。他因未能援救被封锁在美因兹的法军，被判死刑，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死于断头台上。

② 兰道：德国西部城市，在美因兹南边。

③ “一切都会好起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一首民歌叫《一切都会好起来》，内容并不激进，后来增加了“把贵族吊死在灯杆上”这个副歌后，变得十分流行。

祖国，伏在那张没有漆过的木头桌子上，每天工作十二个钟头到十四个钟头。他没有看到这么重大的责任和他自己这么薄弱的才能中间有多么不相称。他只觉得自己和所有爱国分子在共同努力下团结成一股力量，他和整个国家是那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生命和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生命是那么紧紧地融合起来。他是那种久经患难而不会丧失热情的人，每一次受到挫折以后，又着手争取那眼前不可能得到的，但是必然会来到的胜利。况且，他们必须战胜。这两个推翻了王朝，摧毁了旧世界的小人物，这个泰吕贝尔，小眼镜商，这个埃瓦里斯特·加默兰，无名的画家，他们决不期望敌人会发善心。他们只有在两条路中间选择，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因此他们俩才这么热情，这么镇静。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从巴拿巴会教堂出来，朝着太子妃广场走去，为了纪念一个固若金汤的城市，太子妃广场已经改名为梯翁维尔广场。

这座广场坐落在巴黎最热闹的市区里。它的富丽堂皇的布局已经丧失将近有一个世纪了。三面的邸宅是在亨利四世时代盖的，一式一样的红砖加白石块链形花边，原来住在那里的都是爱好豪华排场的行政官员。如今有一些邸宅的典雅的石板屋顶已经给揭掉，顶上加上了两三层用次等建筑材料搭成的破破烂烂的楼，还有一些邸宅甚至整个给拆除，另外在原址很不相称地盖了用石灰勉强刷白的房子，呈现出的只是一些混乱、贫穷和肮脏的正面，而且上面开了无数狭窄、大小不一的窗子，花盆、鸟笼和晾在那儿的破衣烂裳倒使窗口生色不少。这些房子里住着数不清的手艺人、珠宝商、五金工人、钟表匠、眼镜商、印刷工人、女裁缝、女帽商、洗衣妇和几个上了年纪的律师，这几个律师在革命的暴风雨中没有跟王朝的法庭一起给冲掉。

这是早晨,而且是春天。青春的阳光,像还没有发酵的葡萄酒那样醉人,在墙壁上欢笑,又高高兴兴地涌进了顶楼的窗子。一扇扇窗子都向上推了起来,窗口露出主妇们乱蓬蓬的头。革命法庭的书记官从房子里走出来,正要去上班,顺便拍拍在树下玩耍的孩子们的脸蛋儿。从新桥那边传来宣布臭名昭著的杜穆里埃^①的叛国罪状的叫嚷声。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住在一所靠大时钟沿河街那一边的房子里,房子是在亨利四世时代盖的,要不是在前一个暴君统治时期内,用砖瓦砌了一个小顶楼,加高了这所房子,它的外貌一定还相当美观。这原是以以前最高法院里的一个法官的住宅,为了适应现在住在里面的市民和工人的家庭需要,这所房子不知道给隔了多少间,添了多少阁楼。因此那个看门的裁缝,公民瑞马克勒,只得栖身在一间又低又窄的中二楼^②里。您可以从玻璃门外看到他盘着腿坐在案子上,颈窝都碰到天花板了。他在缝一件国民自卫军的制服。这当儿,女公民瑞马克勒正在炉灶跟前又是煮又是煎,把楼梯当作烟囱,冒出来的烟熏得房客们叫苦连天。他们的小女儿约瑟芬长得十分漂亮,脸上沾满了糖浆。她正在门槛上跟木匠养的那条叫羊羊的狗玩耍。女公民瑞马克勒的气量、胸脯和腰围都很大。别人以为她爱上了她的邻居公民大杜邦,监察委员会的十二个委员中的一个。不管怎么样,至少她丈夫是一个劲地疑神疑鬼,因此房子里的人

① 杜穆里埃(1739—1823):法国将军,与吉伦特派分子关系密切,率领法兰西共和国中部军队,与奥地利军队司令部密商共同进军巴黎,复辟王朝,但士兵不支持他这个卖国贼,一七九三年四月投奔奥地利。

② 中二楼:楼房底层与二楼之间的夹层。

老听到瑞马克勒两口子吵了又好，好了又吵的声音。住在楼上的有金银匠公民沙布龙，他的店开在大时钟沿河街，还有一个没有通过考试的外科医生、一个律师、一个金箔匠和几个法院里的职员。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爬上老式的楼梯，一直爬到五层楼，也就是最高的一层楼。他的画室，还有他母亲的卧房就在这层楼上。接着头几层楼的宽阔的石头楼梯的，是镶着石板的木头楼梯，木头楼梯到这儿也完了。有一把梯子靠在墙上，通往顶楼。这当儿，从顶楼上爬下来一个年纪相当大的胖子；他相貌俊秀，脸色红润，抱着一大包东西，正从梯子上费劲地往下爬，可是嘴里照样哼着：“我没有用人了。”

他停住歌唱，彬彬有礼地问候加默兰。加默兰也亲热地招呼他，并且帮他包裹接下来。那老头儿又谢谢他。

“您来瞧瞧，”他重新把包裹抱起来，说，“这些牵线活动玩偶，我马上要把它们送到法律街上的一个玩具商那儿去了。包裹里整整有一个部落。它们是我创造的；它们从我这儿得到了一个脆弱的躯体，可是没有欢乐也没有苦恼。我没有赋予它们思想，因为我是一个仁慈的天主。”

他就是公民莫里斯·布罗托，当过包税人，革命以前是个贵族。他父亲靠了揩油发财，替自己买了个官爵，就此得到了贵族的衔头。从前，得意的时候，莫里斯·布罗托管自己叫德·小岛先生，经常在椅子街公馆里准备了精美的晚餐请客。美丽的德·洛什莫尔夫人，检察官的妻子，她的那双眼睛着实使宴会生色不少。她是个有教养的女人。只要革命给莫里斯·布罗托·德·小岛先生留下了他的职位、年金、公馆、田地和名誉，她决不会撇开可敬的贞节而变心的。革命把他

的一切都搞光了。他靠了在大门底下给人家画画像,在硝皮沿河街卖卖薄饼和油炸糕,为人民代表写写演讲稿子,教年轻的女公民跳跳舞,来过日子。如今,莫里斯·布罗托住在这间得从一张梯子上爬进爬出,连身子都站不直的顶楼里,他只有一罐胶水、一球线、一盒水彩颜料和一点纸边。他做些牵线活动玩偶去卖给玩具批发商,由他们再卖给小贩,那些小贩把这些小孩子一心想要的漂亮玩意儿挂在长竿子的顶上,在香榭丽舍大街^①走来走去吆喝。虽然社会非常乱,自己又遭到极大的不幸,他仍旧保持着平静的心境,读他的卢克莱修^②的诗篇来怡情养性。他老把那本书带在棕褐色常礼服的袋口很大的口袋里。

埃瓦里斯特·加默兰推推他住所的房门。门一推就开了。他已经穷得不必再费事在门上加锁了。有时候他母亲积习难改,闩上了门,加默兰就会对她说:“这有什么用?谁也不会偷破烂……我画的那些破烂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画室里堆着他刚开始学画的时候画的油画,上面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要不就是正面覆在墙壁上。那时候,他在当时的风气影响下,也画爱情场景,用柔和而胆小的笔触描绘箭射空了的箭袋和飞散的鸟群,冒险的娱乐和幸福的幻想,牧鹅姑娘撩起的衣服,牧羊姑娘的胸口上饰着的玫瑰花。

但是,这种画法并不适合他的气质。用冷静的态度来处理这一类

① 香榭丽舍大街:巴黎最繁华的林荫大道。

② 卢克莱修(约前99—约前55):古罗马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把古希腊伊壁鸠鲁的原子说系统化,以诗歌的形式解释原子说,总结和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著作有《物性论》。

场景，证明了画家的纯洁的心地是改不过来的。鉴赏家们没有看错，而加默兰也从来就没有被人看作是一个善于描绘爱情的艺术家。眼下，他虽然还不到三十岁，却觉得这些主题早在上古时代就有了。他从这些主题中看到君主政体的腐败，伤风败俗的宫廷所引起的可耻影响。他因为自己曾经陷入这种可鄙的体裁里，在屈从的奴役地位中白白地把才华浪费掉，而对自己不满。如今，他是一个自由民族的公民，用有力的线条画木炭画。他画自由，人权，法国宪法，共和国的美德以及像赫拉克勒斯^①杀死海德拉^②那样推翻了暴政的人民。他在每一幅作品里都倾注了爱国主义的热情。但是天啊！他不能够以此为生。这时代对艺术家说来真糟。毫无疑问，这并不是国民公会的过错。国民公会正在把军队投向四面八方，去抵抗各国的国王。它骄傲，冷静和坚定地面对欧洲列强的联盟。它对自己不讲信义和残酷无情，正在用自己的手扯碎自己。它正在把恐怖提上议事日程，组织一个无情的法庭来惩罚阴谋家，不久后，它就要把议员送进这法庭的血盆大口了。它同时又是镇静的，沉思的，爱好科学和一切美好的东西，改良历法，创办专业学校，明令公布绘画和雕塑的竞赛，设立基金来鼓励艺术家，组织一年一度的展览会，开办博物馆^③，而且模仿雅典和罗马，以庄严隆重的仪式来庆祝国定的节日和纪念国葬的人士。但是从前在英国、德国、俄国和波兰那么流行的法国艺术，如今在国外再也找不到销路

①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神勇无敌，完成十二项英雄业绩。

② 海德拉：希腊神话中的七头蛇，为赫拉克勒斯所杀，是他的第二项英雄业绩。

③ 博物馆：指一七九三年设于巴黎植物园的自然史博物馆。